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## 第六回 嫁林郎半年消宿債 嫖柳妓三戰脫元陽

有一大同府妓者，姓柳，名煙，字非煙，是樂戶之女兒。生得體態輕盈，姿容妖冶，舉止之間，百媚橫生。從幼學過曲本，知書識字。而且性情儇巧，應對敏給。十三歲上梳攏過了，一時名振西陲。獨是淫蕩絕倫，有滿牀飛之號，奈所接的嫖客，卻無公子王孫，都是些經營商賈，不解風流。枉負了傾國佳人，埋沒在邊關冷落之處，因想要到蘇、揚地方做個名妓。那樂戶與鴛母，止靠在這個女兒，就依了他的算計。逕從燕京一路下來。到了濟寧地方，鴛母忽然害病，只得到西關外借間房子住著。正值林公子回家收當，聞知有新來的名妓，就叫小廝跟隨了，踱到非煙寓所來。此時非煙無意接客，每日有鬪寡門者，多托病拒卻，諺云：

「鴛母愛鈔。」說了林布政公子這樣一個大主兒，連忙報與女兒。非煙亦不免勢利，裝個病的光景，懶淡梳妝，迎將出來。兩人四目一視，皆已動心。公子即取銀三百兩，當作定情的禮，送與鴛母。酒筵已擺上來，不過是市中的佳品，所謂物輕人意重。彼此換盞交杯，說了好些旖旎的話。那時公子自己的鋪陳也送到了，鴛母疾忙的安頓起來。不但錦衾繡褥、鳳幃鴛枕諸物，可怪的有八疊自然榻一張。是用絲線七股辦成，與藤無異，穿在細楠木腔上。木用八寸為段，褶之則為八疊，展之則六尺四寸以長的桃笙簾也。其牀大匡，悉皆活絡，可分可合。以此絲簾安放於牀，其軟如綿，而且能勝重。當下再點明燈，同登此榻。一個是風月中的冠軍，賈勇直前；一個是煙花中的飛將，摩厲以待。只惜桃花洞口這場鏖戰，竟無作壁上觀者。有《醉花陰》一闕為證：

鳳蠟焚炷吐絳燄，瑞腦凝香篆。金樓枕纖腰，攪亂佳人，髻散釵拋燕。春風脈脈春波豔，飄渺香魂顫。菡萏倒垂心，濃露全傾，細把靈犀玩。

看看紙窗上照著五更斜月，紅粉將軍盡竟向轅門拜倒矣。公子又住兩宵，三戰三捷。柳煙方欲出奇兵，一朝而復之，公子笑說道：「暫與卿和，請圖再舉。」柳煙道：「妾風塵賤質，倘蒙公子垂眷，情願做個婢妾，服侍終身。」公子道：「愛卿若真有此意，我的夫人最賢，但因制中尚未成親，你且守著。濟寧已無我家，今往蒲台去完了姻，然後來娶你。我斷不負言的。」柳煙就要公子立誓。大家把生年月日寫將出來，各吃一驚，原來柳煙也是同庚八月十五日辰時。公子道：「夫人是酉時，比我卯時還遠些。你這個辰時，到是最親的，天生是我小夫人。日後姊妹相稱，自然無疑。」柳煙亦自心喜，隨攜手在燈下交拜了四拜。

到次日，公子別了柳煙，收了當舖，又有數萬金。回到蒲台，假妝老成。日間讀書，夜間習射，把紅香、翠雲，做個一箭雙雕。賽兒又送過兩個豔婢，一名春蕊，一名秋濤，索性做個合歡大會。公子常笑說道：「今已四美具矣，安得二難並乎？」

未幾，兩家喪服皆滿，公子央及姨夫，要擇吉成親。青庵道：「我意亦然，以完先尊付托之重。」隨擇於二月十六日合巹，教原媒送帖至唐宅。鮑太太應允了。公子乃行親迎之禮。鼓樂燈火，彩旗花轎，接歸公子宅上。時諸親畢集，儂相請出新人。賽兒並不用繡袱兜頭，妝束得整整齊齊，婷婷裊裊，緩步到堂上。但見：

鵝黃衫子，外蓋著無縫綃衣，宛似巫山神女；猩紅履兒，上罩著凌波素襪，儼如洛水仙妃。鉛華不御，天然秀色明姿；蘭麝不熏，生就靈香玉骨。盈盈秋水，流盼時，有情也終屬無情；淡淡春山，含顰處，無意也休疑有意。身來掌上，比漢后但覺端嚴；腰可回風，較楚女更為婀娜。真是個國色無雙，威壓三千粉黛；女流第一，胸藏十萬貔貅。

公子見了目眩心驚，不覺的骨皆酥軟，儂相贊拜了天地，然後交拜。公子跪拜，賽兒跪立回了四福。眾皆掩口而笑。素常公子性極劣戾，到此變得純粹了。母舅道：「請鮑太太出來。」賽兒道：「太太明日行禮。」於是眾親知賽兒古怪，各見個小禮散去。擁入蘭房，交飲合巹。

此時公子如入天台，遇著仙女，那裡等得時刻？忙叫侍兒們退去。賽兒喝道：「不許！」侍兒輩又站住了。因向著公子微笑道：「寬飲一杯，小妾有話說。」遂問舅姑如何一時見背，伯伯姆姆如何相待公子，以致分析。公子見問得懇切，不免細訴情由。賽兒又自述未滿月時，母親去世，多虧鮑母鞠育教訓，絮絮叨叨說個不住，公子不敢不答。已至雞聲三唱，公子道：「今夜錯過好時辰了。」賽兒道：「夫妻之道，不過如此而已。」遂同公子到鮑母房內拜見。禮畢，公子告個罪，白回房酣臥去了。

直至午間才醒，令侍女請夫人。賽兒至點燈後方來，即命看酒。公子道：「我酒尚未醒，不能再飲，請夫人睡罷。」賽兒道：「公子睡勾一日，豈有再睡之理？」自己斟酒來勸。公子怎敢不飲？飲畢，回敬賽兒。互相酬酢，已有更餘。賽兒道：「聞得公子大棋甚高的，請教一局。妾輸了睡，公子輸了飲酒，一子一杯。」公子想：「我棋是高的，到不得輸。」遂與賽兒決道：「夫人不要賴，又不肯睡覺。」賽兒道：「夫婦之間，豈可相賴？」誰知公子心慌意急，連敗二局，輸了二十五杯。勉強飲下，量已不勝，倒在榻上朗朗睡去。賽兒命侍女將牀綿被護著，吩咐各去安歇。自己同老婢就在房內照舊運功。

公子醒時，天已明了。見賽兒正中端坐，老婢低坐旁邊。公子道：「你們好似坐功，我也會坐的呢。」賽兒遂乘機勸道：「公子若知道坐功，為何放著神仙不做，要做墮落的事？豈不可惜了本來。」公子道：「我曾遇著神仙，不要做他。只日夜得美人快活，就死也甘心。」賽兒歎口氣，叫：「取水與公子盥沐。今日三朝，該到父母靈前去拜。」拜過，賽兒又哭了一回，到鮑母房中去了。公子覺道酒量，仍去安臥。

到晚，賽兒又命擺上酒來。公子著急道：「小生今晚任憑夫人處置個死，只是不飲酒。」賽兒道：「不飲罷了，何消認真？我知公子佳音，唱一曲與我聽，我吹簫來合，何如？」公子暗喜：有只曲兒可以調情。遂斟一盞手奉賽兒說：「夫人聽者。」唱的是《西廂》上「軟玉溫香抱滿懷」一套淫曲，要動賽兒之心。唱完，賽兒讚好，又要再唱。公子只得又唱《牡丹亭》、《尋夢》一套。餘音才歇，公子突然跪在賽兒面前，雙手持定了金蓮，只管在膝上磕頭。侍兒個個暗笑，也有避去的。公子道：「你們不替我求求夫人，倒笑我哩。」於是侍婢齊齊跪下，鮑太太又差老婢來問：「請姑娘安睡罷。」賽兒才立起身，公子就來替解衣服，侍兒都已退出，同人綉幃。公子看賽兒肌膚比羊脂玉還勝幾分，一種異香，從三萬六千毛孔中發越出來，能不消魂？賽兒道：「如今夫妻之情已盡，你與心愛的丫鬟們取樂罷。」公子笑道：「夫妻之情，尚未起頭哩。小生不敢唐突。自然有個從容自如的道理。」遂來替解柏衣。賽兒知是夙孽，勉強消受。正如酌酒的惡少，拿住了個從不飲酒的孩子，生生灌他，就呷了半口，也是件最苦毒的事。有詩曰：

誰教玉鏡下妝台，今此瓊漿勸一杯。明月好窺羅幌靜，春風錯惹繡襦回。

侍兒佻撻何曾慣？夫婿顛狂莫測猜。萼綠驂鸞煙漢遠，塵寰豈為侍中來？

天未黎明，賽兒已自起來。心下一想，縱然白璧無瑕，其奈紅鉛已墮，有妨道行，不禁悲酸。就疾走到鮑母房內，哀哭不已。鮑母道：「孽帳是易清的，堅持道念，忍過去罷。」

從此公子要與賽兒交構，甚是艱難。就想出個法來，向賽兒道：「我要叫個婢子弄弄，當幅活春宮，送與夫人看看，消遣消遣，可使得麼？」賽兒道：「夫婦之禮，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內。像這樣淫穢的事，原是婢妾們幹的，但去做，不消問得。」公子跪告：「要是當著夫人面前耍子，故爾斗膽。」賽兒要驗驗自己的道力，遂道：「不妨。」公子心喜，遂去拉著個極會浪的翠雲進來，附耳與他說：「須要動夫人的。」翠雲正中下懷，忙走到夫人跟前，佯說：「公子不尊重。」賽兒道：「是我許過公子的了。」時天氣炎熱，賽兒端坐紗帷中，看他們做起架勢。翠雲有似渴魚見水，公子有似怒馬奔槽，《西廂記》云：一個恣情的不休，一個啞聲兒廝搗。較之看風流的戲文，奚啻萬倍呀！佛也動心。有《點絳脣》一闕為證：

輕解綃裙，小憐玉體橫陳夜。臉暈潮紅，不禁雙鬢卸。活現春宮，顛倒誰能畫。嬌羞怕，香魂欲化，滾滾情波瀉。

公子要動賽兒的心，越逞精神，如玉兔搗玄霜，務要搗個爛熟。翠雲喉中喘嘶，若小兒啼咽之聲，已是暈去，公子才放他起來。雲鬢鬆鬆，好像害了病的，軟軟的那步出去。賽兒心上想：「男女淫浪是這樣的，怪道神仙一落塵凡，便為色慾所迷，我若非

鮑太太，也就不免動心。」下得牀來，公子已向前抱住。賽兒正容道：「天色將明，不可多事。自後你只與丫鬟們如此快活，卻不是好！」又念與公子做夫妻一場，不可使之墮落，惟有時時點醒他學道。公子厭聞其語，因想起柳煙兒來：「若得娶他回家，與夫人同牀而睡，便可以化了貞性。」

也是機緣有湊。正值中秋佳節，步出門首，見個小廝在那裡探頭探腦。公子看時，認得是柳煙兒家裡小二。那小廝一見公子，就扒在地下磕頭，說：「姐姐已遷到這裡北門外：叫我來請公子。」公子道：「今日是我與夫人的壽誕，過了就來。」小二道：「姐姐思想得苦，不要失信。」小二去了。麼子自忖道：「我這裡才念他，他卻已到蒲台了，真個有志氣，我如今娶他是穩不過的。」是夜家宴，賽兒與公子舉案齊眉，互相把盞稱壽。宴畢之後，又與公子同坐中庭，清談玩月，公子道：「消受這個清福，也是神仙。」賽兒又乘機勸道：「公子何不同我修道，學他蘭岩夫婦，一齊化鶴昇天，豈不長享此福？」公子笑道：「神仙就是這般冷靜，只好偶一為之。如純陽子尚不能禁熬，還去尋著白牡丹來消遣，何況凡人。夫人太沒興，我還要尋個高興的來奉陪奉陪哩。」夫人道：「十二金釵，總由著你。若有了個得意的，我與公子但居夫婦之名，竟做個閨門朋友何如？」公子笑道：「且有了再相商，今已夜半，不可虛度我二人華誕。」遂攜了賽兒之手，同進蘭房，要行雲雨。賽兒無奈，只得略為纏綿。

清晨，公子與賽兒說要出城去會個朋友，今晚未必歸家，也不叫人跟隨，獨自尋到柳妓寓所。柳煙一見公子，如從天降，喜到極處，返無片語。酒肴是備好的，擺將上來，唯有快飲以助酣戰。原來柳煙曾有一胡僧嫖過，教他採陽補陰之術，其玄牝奧竅，可以含吐開闔。前在濟寧，不道公子是個宿敵，未曾用得。今日要一顯伎倆，七縱七擒，以堅公子娶他的意。其術有三種，一曰鎖陽，二曰攬陽，三曰吸陽。鎖者，制之以機，如以含桃餌，猴兒來偷，猝然鎖住以馴之，令其屈服。攬者，誘之以訣，如以燕脯餌驪龍，因其善嗜之際，而攬取其珠也。吸者，感之以氣，如磁之鐵，有自然相感之理，唯出一法，則有丹藥以助之，鎖而不伏者，則用攬攬，而不獲者，則用吸。而用吸之法，又必須先鎖而後攬，攬而後吸，縱使仙真，亦不能脫其牢籠者。

柳煙次第施展出來，於第一夜先用鎖陽之法，奈獨個通靈的彌猴，不但鎖之不住，而且桃之華芷，悉為蹂躪。第二夜，用攬陽之法，那毒龍勢猛，翻波跳浪，竟不能測其珠之所在。至第三夜，則用吸陽。先鎖後攬，到得用吸，乃是陰陽倒置的，柳煙乘公子前茅銳盡之後，接以後勁奇兵，圍諸核心，其間兩竅相投，用氣一吸，公子大叫：「快哉！樂殺！」元精狂奔如泉湧，竟死在牡丹花下了。柳煙知是走陽，原有個接氣回陽之法，無奈倒坐在公子腹上，法不能用，操手以看其斃。起身來，呆呆的坐著。好個柳煙兒，竟有機智！時天色將明，忙忙的梳妝了，對龜子鴛母說：「我同小二到唐宅上自首去，你略停一會報知地方。」

賽兒正因公子三日不歸，心上猜疑不定，忽門上傳稟：「有個女人要見夫人，說報公子信的。」即教傳進。賽兒一見是個妖物，知道公子有些凶兆了，遂問：「你是何人？報何信息？」柳煙道：「婢子原是妓女，在濟寧接客，與公子往來四載。近日寄信來喚婢子，所以到此。」就把公子脫陽而死的勾當明說了，跪在地下痛哭。賽兒大驚，急請鮑母，鮑母道：「此數也。」便問柳煙：「汝來意欲何為？」答道：「願為一婢，伏侍夫人，為公子守節。一切喪葬，小婢力能備辦，只求饒死，便是大恩。」鮑母道：「雖然，也須官斷。」

賽兒遂叫把柳煙鎖了，備轎去看丈夫。不片刻到了。直挺挺的林公子死在牀上，一條繡被蓋著，陽物猶然掘起，這是仙丹之力未盡的緣故。總因公子不遵裴道人之言，調養周天氣數，縱欲太早，以致身亡，此即數之所在，不必說得。

當下賽兒把公子抱在懷中，放聲大哭。就有多少鄰里湧將進來，說縣裡大爺來驗屍了。賽兒依舊放下，端坐在椅上。周令尹進來，見賽兒自己在內，飭令眾人不得進房，把屍抬在庭中相驗，實是走陽死的。叫禮房請夫人回宅，把柳煙兒一家都鎖去了，只有老老婆早已躲脫。

縣尹回衙問了供詞，先把柳煙連拶兩拶。柳煙狡獪，帶著拶哀告縣主情願喪葬公子，到夫人家為婢服役，蒙老太太已許過饒他死了，只求老爺開恩。縣尹也知律無抵命之條，且看唐家作何進狀，把一干人犯寄在監內。柳煙身邊有二十多兩碎銀，即以二兩送與禁卒，令去尋鴛母時，正為地方獲住，交與禁卒來了。柳煙便將情願為婢守節情由，與鴛母說知。令去央個慣會刀筆的，寫一呈詞投送縣裡，再寫情啟五六紙，到林、唐兩家親戚門首跪門投遞，並教導了問答的話，老鴛急急的去了。

卻說賽兒到家，寫「家屬抱告為戲殺夫命事」一詞，又「領屍棺殮事」一詞進縣，批准出來。隨將公子身屍抬回家裡，備棺殮殮。隨請有名僧道，做七七四十九日薦亡法事，日夕踟躕哀哭。丫鬟輩皆勉強乾哭，惟春蕊有些眼淚。因向老婢道：「人家夫妻，重在色慾的，必輕於情義，正如以勢交利合的朋友，到得勢利盡了，便同陌路。春蕊平日不甚愛淫，還像個哭的，你看那幾個心中，還有公子否？」老婢道：「此輩不足責，獨是夫人也哭得太苦了，如今正好學仙哩。」賽兒道：「咳！公子曾做我的丈夫，日夜勸他學道，執性不依。一旦慘亡於妓女之手，落個貪淫浪子之名，怎不痛傷也！你不嫁人，就是神仙，我還未了孽障哩。」

門上報到：「姚相公、舅爺到了。」賽兒見了，問縣裡幾時審明定案。姚姨夫道：「就在後日。那娼婦寫了情啟，各家投送，願投身為婢，隨甥女守節，在縣裡也遞了這個呈詞了。」舅舅接口道：「不知是誰教導他的？」賽兒道：「我此時就砍了他腦蓋，尚以為遲，他還想著活麼？如此穢物而云為公子守節，豈不玷辱了參政家風！我後日親自赴案去質他。」鮑太太道：「孩兒你聽我言：守節固不好看，以婬子而償公子之命，亦不好聽。不如收他為婢，死生在你手裡，終日鞭捶，亦可快意。強似在各衙門三推六問，一兩年尚不結局，盡有把他人拖累死了，兇犯尚未定案的。」

說猶未完，門上報縣裡公差到來。賽兒向南立著，即令傳進。公差口述縣主命道：「公子一案，律無可抵。若要問個大辟，必須經由各衙門駁勘，再三覆檢，究竟難以成招。縣主亦痛恨這個娼子，只是法無可加，解到上台，就是他活路了。因此差來請問夫人。」賽兒道：「多謝縣父母指教，俟與長親商酌來候審。」

公差去後，賽兒不得已，向姨夫、舅舅道：「且把這草驢收著，日每虐使，鞭殺他罷。煩姨夫約了柏青庵，同上堂去求縣公發落。」姚秀才隨到青庵家，備述縣主之意。青庵道：「縣中口碑，都說舍甥自作之孽，倒是這樣收拾也罷了。」

到臨審時，眾親約齊上堂，遞了息詞；並請將柳妓差押送去，立了為婢文書，再求印信，庶無後悔。縣尹允了，遂將龜子訂回原籍，又將柳煙薄責二十。當堂做審語云：

審得柳煙兒，乃九尾狐狸也。獻笑倚門，占盡章台風月；逢人唱曲，壓他酒館楊花。帶雨尤雲，日夕赴巫山之夢；含愁斂怨，春秋繫游子之心。而且善戰蜚聲，不顧摧殘腰柳；採陽逞技，能禁揉碎心花。真媚足勾魂，妖能攝魄者矣。遂有林公子者，素稱花月解元，雅號風流飛將。初交兵於濟上，猶能旗鼓相當；再接戰於蒲台，竟致戈矛盡折。已焉哉，全軍皆覆；從此夫，一命歸陰。今柳煙搖尾乞憐，願作夫人之下婢，服役終身；毀容守節，思報公子之私恩，持齋沒齒。眾親僉日允哉，本縣亦云可矣。存案。

縣尹發落已畢，命兩個公差，將柳妓押送唐宅交割。賽兒賞發來差去訖，柳煙拜了夫人、太太，就到公子靈前，跪倒痛哭，撞頭碰腦，幾不欲生。從此每日在靈前哭個半夜，竟成骨立。

終七之後，賽兒請眾親，要尋吉地，安葬父母丈夫。母舅道：「好地甚難，近日武定州有個富家，買地之後，即涉訟事。道是陰地不吉，遂欲棄之。且係兩丘相聯的，在太白山之西。事到湊巧，但不知用得與否。」賽兒即命備車，陽鮑太太去看。鮑姥道：「地有龍脈，皆可安葬。」遂煩母舅同做中的前去，與地主成了交易，定於十一月中旬安葬。

葬禮十分周備，縣尹各衙都來拜奠，並送執事人役。賽兒主意在城外五里安歇，先出父母兩柩。自為孝女，率領恩哥，確靈柩之前，匍匐執杖，泣血大慟。再復進城，發公子之柩率領四鬟一妓，在靈柩之後，步行而哭。滿城之人莫不訾歎。有稱賽兒為三絕：一容貌，二賢德，三才能。

賽兒於次日黎明，乘輿而行，直到新阡。先葬父母，次葬公子。又到祖墳祭拜。過三朝方回到家。隨令春蕊喚柳煙來審問。有分教：

十年名妓，且權充女帥的偏裨；半世貞心，竟幻作偽王的妃后。事在盡後，且看次回。

